歐陽修集/卷06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居士外集卷十五 ◄

歐陽修集
卷六十六·居士外集卷十六

► 居士外集卷十七

序十二首〈傳一首附〉

【張應之字序】

《傳》曰名以製義，謂乎名之必可言也。世之士君子，名而無所言，則不能稱述以見乎遠。餘友河南主簿張君名穀，字仲容。穀之為義，窪而不盈，動而能應，湛然而深，有似乎賢人君子之德，其所謂名而可言者也。然嘗竊謂仲容之字，不足以表其所以名之之義。大凡物以至虛而為用者有三，其體殊焉。有虛其形而能受者，器之圓方是也。然受則有量，故多盈溢敗覆之過；有虛其中而能鳴乎外者，鍾鼓是也，然鳴必假物，故須簨虡考擊之設；有虛其體而能應物者，空穀是也，然應必有待，故常自然，以至靜接物而無窮。士之以是為其名，則君之道從可知也，宜易其字曰應之。蓋容以言其虛之狀，不若應以體乎容之德也。

君早以孝廉文藝考行於鄉里，薦之於有司，而又試其用於春官者之選。深中隱厚，學優道充，其有以應乎物矣。然今方為小官，主簿書，其所應者近而小，誠未能有以發乎其聲也。餘知夫虛以待之，則物之來者益廣，響之應者益遠，可涯也哉？

餘與君同以進士登於科，又同為吏於此，群居肩隨，宴間相語，得以字而相呼。故於是不能讓而默也，敢為序以易之。

【尹源字子漸序】

奉禮尹君之將西也，稱古仁者送人之義，責言於其交之所嘗厚者，其友人渤海歐陽修在餞中，率然曰：餘無似，雖不能竊仁者之號，奈嘗辱君之道義切劘為最深，是以不能無言。然君之文行，餘既友慕欽揖之不暇，顧豈有遺忽乏少之可以進於言邪！因姑請更君之字，以塞其求雲。

君之名源，而字子淵。夫源發於淵，深且止也，於詁訓既不類，又無所表發其名之美，甚非稱。據禮家之說曰：「三王之祭川也，先河而後海，或源也，或委也。蓋謂其源發而漸進於廣大，委其注積也。揚子曰：「百川學海，而至於海。」今君之學也，皆古文字聖賢之事業，至其尤深而鉅者，又烏止淵之譬邪？然亦欲君之漸進不已，而至深遠博大之無際也，請字之曰子漸。

古者男子之生，舉以禮而名之。年既長，見廟筮賓而加元服，服加而後字，示尊其名以隆成人也。夫君子所以自厚重其名字，如此之甚也，誠以其賢否醜美，必常與名字相上下而始終。邾婁一小國君，片善可稱，《春秋》褒之曰儀甫。解者謂國不如名，名不如字，以為極美之談是也。子漸行矣，勉之。

【胡寅字序】

寅之為言，恭且畏之辭。《虞書》「寅賓出日」、「寅餞納日」雲者，堯命其臣義和者修其官，而史美之之文。又曰「夙夜惟寅」雲者，舜敕其臣伯夷之辭也。又曰、同寅協恭，和哀哉」雲者，皋陶戒禹之言也。堯、舜、禹之事，載於《書》者，為萬世之法。而其君臣之際，相言語者如是，是知恭恪畏慎。以思其事，雖聖人猶然。

尉氏胡君名寅，以問於餘，且將字之。餘以謂名者，古之人生而有別之稱爾。若太甲、盤庚、仲壬者，又直識其次第而已。至於左丘明者載魯大夫之語，始謂命名必有義，而學者又以文王、武王、伯魚之類附其說者，尤非也。文王之世為商諸侯，偶商不幸而紂為淫虐，然猶身服事之，豈其生也已有滅商自大之心而名昌？其子始生又期使殺君而發其功業哉？孔子之生子，適有饋鯉者，遂名之。若史魚、孔鮒，又有饋者乎？則是直為識別之稱，未嘗有義也。然考古人之命字者，則似若有義，蓋將釋其名，曰其字若此而已。

胡君曰：「我所以問其字者，將知其寅者何謂？」然因考於古，取堯、舜、禹之《書》常所道告之，而字曰子畏，作字說。

【送方希則序〈天聖八年〉】

蒙莊以紳笏為柴柵，班伯以名聲為韁鎖。夫軒裳、輝華，人之所甚欲，彼豈惡之邪？蓋將有激云爾。是以君子輕去就，隨卷舒，富貴不可誘。故其氣浩然，勇過乎賁、育，毀譽不以屑，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慍。能及是者，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！

希則茂才入官，三舉進士不利，命乎數奇。時不見用，宜其夷然拂衣，師心自往，推否泰以消息，輕寄物之去來，淵乎其大雅之君子，而幾類於昔賢者乎！

餘自來上都，寓謁舍，化衣京{鹿土}、穿履金門者，再見春矣。會天子方向儒學，招徠俊良，開賢科，命鄉舉，而四方之傑賁貢函詣公車者，十百千數。餘雖後進晚出，而掎裳摩趺攘臂以遊其間，交者固已多矣。晚方得君，傾蓋道塗，一笑相樂，形忘乎外，心照乎內，雖濠梁之遊不若是也。未幾，君召試中台，以枉於有司，奪席見罷。搢紳議者咸傷冤之，君方澹乎衝襟，竟於使人不能窺也。後數日，賁裝具舟，泛然東下。以餘辱交者，索言以為贈。

夫恢識宇以見乎遠，窮倚伏以至於命，此非可為淺見寡聞者道也。希則，達人爾，可一言之。昔公孫嘗退歸，鄉人再推，射策遂第一，更生書數十上，每聞報罷，而終為漢名臣。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冥鬱堙者，豈非天將張之而固翕之邪？不然，何回而若此也？夫良工晚成者器之大，後發先至者驥之良。異日垂光虹，濯發雲漢，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，此固希則褚囊中所畜爾，豈假予說言之哉？觴行酒半，坐者皆欲去，操觚率然，辭不逮意。同年景山、欽之、識之亦賦詩以為別，則祖離道舊之情備之矣，此不復雲。

【送陳經秀才序〈明道元年〉】

伊出陸渾，略國南，絕山而下，東以會河。山夾水東西，北直國門，當雙闕。隋煬帝初營宮洛陽，登邙山南望，曰：「此豈非龍門邪！」世因謂之龍門，非《禹貢》所謂導河自積石而號龍門者也。然山形中斷，岩崖缺砑，若斷若𠴲 兔。當禹之治水九州，披山斬木，遍行天下，凡水之破山而出之者，皆禹鑿之，豈必龍門？然伊之流最清淺，水濺濺鳴石間。刺舟隨波，可為浮泛；釣魦濁鱉，可供膳羞。山兩麓浸流，中無岩嶄頹怪盤絕

之險。而可以登高顧望。自長夏而往，才十八里，可以朝遊而暮歸。故人之遊此者，欣然得山水之樂，而未嘗有筋骸之勞，雖數至不厭也。

然洛陽西都，來此者多達官尊重，不可輒輕出。幸時一往，則騶奴從騎，吏屬遮道，唱嘔後先，前儐旁扶，登覽未周、意已怠矣。故非有激流上下，與魚鳥相傲然徒倚之適也。然能得此者，惟卑且閑者宜之。修為從事，子聰參軍，應之主縣簿，秀才陳生旅遊，皆卑且閑者，因相與期於茲。夜宿西峰，步月鬆林間，登山上方，路窮而返。明日，上香山石樓，聽八節灘，晚泛舟，傍山足夷猶而下，賦詩飲酒，暮已歸。後三日，陳生告予且西。予方得生，喜與之遊也，又遽去，因書其所以遊以贈其行。

【送梅聖俞歸河陽序〈明道元年〉】

至寶潛乎山川之幽，而能先群物以貴於世者，負其有異而已。故珠潛於泥，玉潛於璞，不與夫蜃蛤、瑿石混而棄者，其先膺美澤之氣，輝然特見於外也。士固有潛乎卑位，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，然卒不混者，其文章才美之光氣，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。然求珠者必之乎海，求玉者必之乎藍田，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，據其會，就其名，而擇其精焉爾。洛陽，天子之西都，距京師不數驛，搢紳仕宦雜然而處，其亦珠玉之淵海歟！予方據是而擇之，獨得於梅君聖俞，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！

聖俞誌高而行潔，氣秀而色和，嶄然獨出於眾人中。初為河南主簿，以親嫌移佐河陽，常喜與洛之士遊，故因吏事而至於此。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，每得絕崖倒壑、深林古宇，則必相與吟哦其間，始而歡然以相得，終則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，故久而不厭。既而以吏事訖，言歸。餘且惜其去，又悲夫潛乎下邑，混於庸庸。然所謂能先群物而貴於世者，恃其異而已，則光氣之輝然者，豈能掩之哉！

【送楊子聰戶曹序〈明道二年〉】

士之仕於州郡者，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為輕重。河南，大府也，參軍雖卑，以望而高下之，固與他州郡異矣。然地大望高，居者皆將相、名臣、達官，居又不久，率一二歲，而甚者半歲而易。故河南吏民閑坐而偶語，道某相、某將、某官者，常名斥而一二歲數之。至於郎官、御史、方鎮、牧守、使人、貴客由河南出者，入不候於疆，去不餞於郊，途逢而不避，市坐者不起，豈素慢哉？蓋其見之習也。彼視公卿、大臣、要官其易如此，矧所謂參軍者邪！其不群嘲而隨侮之，幸也。參軍每上府，望門而趨，吏摩以

肩，過不揖。反就焉，持刺執版，求通姓名。雖心負其所有，欲進自達，不可得。其勢鬱鬱，卑且賤，反甚於他州郡，故為之者示嘗樂也。然其間能自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，其才能之美非有異乎眾，莫能也。

戶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，常衣青衫，騎破虎韉，出入府門下，人固輩視而概易之。居一歲，相國彭城公薦之，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，士之有文而賢者盡交之，其能出其頭角矣。若去而之他州郡，不特頎然而出矣，遂將傑然以獨立也。子聰南人，樂其土風，今秩滿調於吏部，必吏於南也。吾見南之州郡有傑然而獨出者？必楊子聰也。

【送廖倚歸衡山序〈明道八年〉】

元氣之融結為山川，山川之秀麗稱衡湘，其蒸為雲霓，其生為杞梓，人居其間得之為俊傑。秀才生於衡山之陽，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，故其文則雲霓，其材則杞梓。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，不中，遂遊公卿間，所至無不虛館設席，爭以禮下之。今永興太原公雅識沈正，器君尤深。初其鎮秦州也，請君與俱行，遂趨函關以覽秦都，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。

凡居秦幾歲而東，將過京師以歸。予嘗以上計吏客都中，識君於交逵，辱之以友益。當君之西也，獲餞於國門。及夫斯來，又相見於洛，道語故舊，數日乃行。夫山川固能產異物，而不能畜之者，誠有利其用者爾。今君之行也，予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。

【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〈景祐三年〉】

前年五月，大霖雨殺麥，河溢東畿，浸下田。已而不雨，至於八月，菽粟死高田。三司有言：「前時溢博州，民冒河為言，得免租者蓋萬計。今歲秋當租，懼民幸水旱，因緣得妄免，以虧兵食，慎敕有司謹之。」朝廷因舉田令，約束州縣吏。吏無遠近，皆望風惡民言水旱，一以農田敕限，甚者笞而絕之。畿之民訴其縣，不聽；則訴於開封，又不聽；則相與聚立宣德門外，訴於宰相。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。視者還，而或言災，或言否，然言否者十七八。最後視者還，言民實災，而吏徒畏約束以苟自免爾。天子聞之惻然，盡蠲畿民之租。

余嘗竊歎曰：民生幸而為畿民，有緩急，近而易知也。雨降於天，河溢於地，與赤日之出，是三者物之易見也。前二三歲，旱蝗相連，朝廷歲歲隨其災之厚薄，蠲其賦之多少，

至兵食不足，則歲糴或入粟以爵而充之。是在上者之愛人，而仁人之心易惻也。以易知之近，言易見之事，告易惻之仁，然吏一壅之，幾不得達。況四海之大，幾萬里而遠，事之難知，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見者何數！使上有惻之之心不得達於下，下有思告之苦不得通於上者，吏居其間而壅之爾，可勝歎哉！

扶風為縣，限關之西，詎京師在千里外，民之不幸而事有隱畏者何限，其能生死曲直之者，令與主簿、尉三人。而民之志得不壅而聞於州，州不壅而聞於上，縣不壅而民誌通者，令與主簿、尉達之而已。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。聖紀好學有文，佐是縣也，始試其為政焉，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。景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，廬陵歐陽修序。

【送太原王秀才序〈寶元二年〉】

仲尼之徒子思伋記中庸事，列於曲台學。欲服圓冠、習矩步者，皆造次必於《中庸》。聞太原生得之矣，生之履行無改是也。月旅析木，地居軫旂，霜風動天，萬竅號怒，搖鞭長跋，強飯自重。時寶元二年十月初七日，乾德令尹歐陽修序。

【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〈皇祐二年〉】

予昔過鄭，遇子履於管城。其後二歲，子履西自馮翊，會予於洛陽而去。又明年，復來，遂與鄉進士，自河南貢於京師。又明年，予方解官洛陽以來，則子履中甲科，為校書郎。其冬，得翼城於絳。又明年春，西拜其親於洛而後行。自鄭之遇及茲行，凡六歲而四見之焉。其始也，純然氣和而貌野。再見之，則道所學問，出其文辭，煒然有出於眾人矣。又見之，則挾其藝以較於群士，而以其能勝之。今之行也，又曰我將試其為政於絳，而且力廣其學，當盡落其華而成其實，直取古人之所尚。以距今之為者，其修己力行之道屢見而屢進，進且不已，而誌又大焉，孔子曰「未見其止」、孟子曰「孰能禦之」者歟！

夫年少者心銳，氣盛者好剛，苟有誌焉，無不至也。然君子之於臨政也，欲果其行，必審其思，審而後果，則不可易而無悔。而學者亦在一明其所趨，而後博其聞，其致思必精，其發辭必易，待其足於中，而後見於外。予友河南富彥國常與予語於此，今彥國在絳，而子履往焉，又從而辨之。後之復見子履，豈特若前之見者乎，將有駭然者矣。

【送孫屯田〈字延仲〉序】

良金美玉藏乎礦石，而追師冶工莫不孜孜攻且煉焉，吾誠有以利其用也。況材臣賢士世不眾出，而物官者得不貪以為利乎！故今茲屯田孫公，始以尚書郎來貳洛政。未逾歲，則復乘兩馬之傳東上，將冠惠文以肅台憲。居不皇暖席，行不及具駕，蓋被知者之用，且祗君命之速也。

御史本為秦官，出入殿中，督察監視，事無大小皆得以法繩之。至按章舉劾，發奸治獄，以清風軌，則朝廷之得失，御史係焉。然過者為之，至有伺求以為察，剛訐以為直，驚愚激俗以速名譽，至於紀綱大政則蔑乎無聞也。故於是選，必要以文儒，沈正閎達大體，然後謇謇王廷，為天子司直之臣。況乎白筆霜簡，君家舊物，握蘭臥錦，為世名郎，緣飾以儒雅，濟之以文敏。餘知夫振頹綱，舉舊典，嗣先聲，揚休聞，在此行也。而洛之士君子，故相與翹足企聳，東向而望，俟聞凜然之餘風矣。盍各賦《棫樸》以歌能官，且賀舉者之得人也。犯犮長道，摻祛為別，又烏足效兒女之悲哉！

【桑懌傳〈皇祐二年〉】

桑懌，開封雍丘人。其兄愔，本舉進士有名。懌亦舉進士，再不中。去遊汝、潁間，得龍城廢田數頃，退而力耕。歲凶，汝旁諸縣多盜，懌白令，願為耆長，往來里中奸民。因召里中少年，戒曰：「盜不可為也，吾在此，不汝容也。」少年皆諾。裹老父子死未斂，盜夜脫其衣，裹老父怯，無他子，不敢告縣，裸其屍不能葬。懌聞而悲之，然疑少年王生者，夜入其家，探其篋，不使之知覺。明日遇之，問曰：「爾諾我不為盜矣，今又盜裹父子屍者，非爾邪？」少年色動。即推仆地，縛之，詰共盜者。王生指某少年。懌呼壯丁守王生，又自馳取少年者，送縣，皆伏法。

又嘗之郊城，遇尉方出捕盜，招懌飲酒，遂與俱行。至賊所藏，尉怯，陽為不知以過。懌曰：「賊在此，何之乎？」下馬獨格殺數人，因盡縛之。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，獨提一劍以往，殺數人，縛其餘。汝旁縣為之無盜。京西轉運使奏其事，授郟城尉。

天聖中，河南諸縣多盜，轉運奏移澠池尉。崤，古險地，多深山，而青灰山尤阻險，為盜所恃。惡盜王伯者，藏此山，時出為近縣害。當此時，王伯名聞朝廷，為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。既懌至，巡檢者偽為宣頭以示懌，將謀招出之。懌信之，不疑其偽也，因諜知伯所在，挺身入賊中招之，與伯同臥起十餘日。信之，乃出。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，懌幾不自免。懌曰：「巡檢授名，懼無功爾。」即以伯與巡檢，使自為功，不復自言。巡檢俘獻京師，朝廷知其實，罪黜巡檢。懌為尉歲餘，改授右班殿直、永安縣巡檢。

明道、景祐之交，天下旱蝗，盜賊稍稍起其間，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，樞密院以傳召懌至京，授二十三人名，使往捕。懌謀曰：盜畏吾名，必已潰，潰則難得矣，宜先示之以怯。至則閉柵，戒軍吏，無一人得輒出，居數日，軍吏不知所為，數請出自效，輒不許。既而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，跡盜所嘗行處。入民家，民皆走，獨有一媼留，為作飲食饋之如盜。乃歸，復閉柵。三日又往，則攜其具就媼饌，而以其餘遺媼，媼待以為真盜矣。乃稍就媼，與語及群盜輩，媼曰：「彼聞桑懌來，始畏之，皆遁矣。又聞懌閉營不出，知其不足畏，今皆還也。某在某處，某在某所矣。」懌盡鉤得之。復三日，又往厚遺之，遂以實告曰：「我，桑懌也。煩媼為察其實而慎勿泄，後三日，我復來矣。」後又三日往，媼察其實審矣。明旦，部分軍士，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，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。其尤強者在某所，則自馳馬以往，士卒不及從，惟四騎追之，遂與賊遇，手殺三人。凡二十三人者，一日皆獲。

二十八日，復命京師。樞密吏謂曰：「與我銀，為君致閣職。」懌曰：「用賂得官，非我欲，況貧無銀；有，固不可也。」吏怒，匿其閥，以免短使送三班。三班用例，與兵馬監押，未行，會交趾獠叛，殺海上巡檢，昭化諸州皆警，往者數輩不能定，因命懌往，盡手殺之。還，乃授閤門祗候。懌曰：「是行也，非獨吾功，位有居吾上者，吾乃其佐也。今彼留而我還，我賞厚而彼輕，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？受之，徒慚吾心。」將讓其賞歸己上者，以奏稿示予。予謂曰：「讓之，必不聽，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。」懌歎曰：「亦思之，然士顧其心何如爾，當自信其心以行，譏何累也！若欲避名，則善皆不可為也已。」餘慚其言。卒讓之，不聽。

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，然其所為皆合道理，多此類。始居雍丘，遭大水，有粟二廩，將以舟載之，見民走避溺者，遂棄其粟，以舟載之。見民荒歲，聚其里人飼之，粟盡乃止。

懌善劍及鐵簡，力過數人，而有謀略。遇人常畏，若不自足。其為人不甚長大，亦自修為威儀，言語如不出其口，卒然遇，人不知其健且勇也。

廬陵歐陽修曰：「勇力人所有，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。若懌可謂義勇之士，其學問不深而能者，蓋天性也。餘固喜傳人事，尤愛司馬遷善傳，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，士喜讀之。欲學其作，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，乃疑遷特雄文，善壯其說，而古人未必然也。及得桑懌事，乃知古之人有然焉，遷書不誣也，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。懌所為壯矣，

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？姑次第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